

“一 A 一 B” 构式主观量的认知解读

张燕子

(中国计量大学 外国语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8)

【摘要】“一 A 一 B” 构式既可以表达主观大量又可以表达主观小量，也就是说说话人对现实数量偏离预期数量程度的主观判断。“一 A 一 B” 的主观量表达受认知视角、象似性认知原则、“一 A” “一 B” 间语义对比关系及句法结构的制约。对“一 A 一 B” 构式的主观量进行认知解读有助于拓展该构式的研究范围，并对话语的主观性有更深入的理解。

【关键词】“一 A 一 B” 构式；认知视角；象似性原则；语义对比；句法结构

【中图分类号】H 1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889X (2018) 01-0121-05

在现代汉语中，有许多像“一心一意、一针一线、一蹦一跳、一摇一晃”的“一 A 一 B”结构，它们使用频率高、用法活跃、语义丰富，引起了很多研究者的兴趣。已有研究主要从传统语文学以及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展开。语文学角度的研究着重阐述句式的句法结构、语义特征及语用功能，并注意到“一 A 一 B”构式具有表达主观大量和主观小量的特征，^[1-3]但分析只停留于简单的描写，未能对其认知机制做出解释。认知语言学角度的分析主要从构式语法的角度讨论“一 A 一 B”的构式语义、位序原则及修辞作用^[4-5]，对构式中蕴涵的主观量未做探讨。主观性是语言固有的一种本质属性，“语言带有的主观性印记是如此之深刻，以至于人们可以发问，语言如果不是这样构造的话究竟还能不能名副其实地叫做语言。”^[6]笔者结合认知语法和构式理论，在整合描写“一 A 一 B”构式表达不同主观量的语言事实基础上，探索其背后的认知机制。文中所引例句除特别标明出处的之外，都来自国家语委现代汉语语料库——语料库在线。

一、“一 A 一 B” 的不同主观量色彩

“语言世界的量范畴可以有客观量和主观量的区分”^[7]。客观量是可以度量的真实的量，是

基于度量标准通过理性判断得出的量，而主观量则是根据说话人的主观标准设的量，目的是为了突出主观情感与态度。“一 A 一 B”构式具有既可以表达主观大量又可以表达主观小量的语用功能，如以下例句：

(1) 一个共产党人的善，是他安身立命之本，是他一生一世的追求。(星城《立体交叉战争》)

(2) 抽油烟机坏了，爆葱的时候，火热的烟气冒得我一头一脸。(龙应台《女子与小人》)

(3) 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石，连那些断壁残垣、盐硷地里的荒草，都带有叫人缠绵悱恻无限留恋的情致。(黎汝清《生与死》)

(4) 赵校长看见我的书包破了，就一针一线地教我补。(光端《小事不小》)

(5) 几个朋友一推一送，打秋千的人就被推得老高、荡入云天。(《人民日报》)

(6) 九爷没听到聂小轩喊什么，只觉得那车咯噔一声，一歪一晃，险些把他头撞了。(邓友梅《烟壶》)

(7) 像你这么成功的老师不是到处都有，一抓一把。(皮皮《比如女人》)

(8) 要看准，看准了，一逮一个，一捉一串。(叶兆言《算命》)

(9) 那些“聪明”而有种的孩子，扑来扑去，屡扑屡失，而那些乡下孩子却反应灵敏，一扑一得。(费孝通《乡土中国》)

(10) 来到堂屋,见老板娘正在擦磨那三五张油渍渍的一推一摇的圆桌。(铁凝《小黄米的故事》)

例(1)(2)中,“一生一世”“一头一脸”分别表示“整个一生、一辈子”“满头满脸”。“一”分别用在两个同类的名词前,形成偏正式联合结构,有“全、满、整个”的意思,表示主观大量。

例(3)(4)中,“一草一木”“一砖一石”“一针一线”属转喻用法,以部分喻整体,泛指眼前的景物、缝补的行为。“一”分别用在两个同类的名词前,形成偏正式联合结构,整个短语表示极细微的东西或极少的数量,是一种主观小量。

例(5)(6)中,“一”连接同类的两个动词,表示连续的动作,组合成连动短语。“一V”一般表示动作的一次过程,含有“动作短暂”“小量”“轻微”或“突然发生”等意思,有主观小量的附加色彩。^[8-9]

例(7)(8)中,A为动词,B为量词,“一A—B”形成动补结构,表示动作A一经发生就达到B的程度或结果。同例(5)(6),“一A”中的“一”也表示动量的少、小,是主观小量。孤立地看,“一B”中的“一把”“一个”“一串”表示的数量并不大,但在例句中表示说话人认为数量很多,有主观大量的语用色彩。

例(9)(10)中的“一”连接同类的两个动词,语义也表示动作A一经发生就达到B的程度或结果。“一A”中的“一”表示动量的少、小,是主观小量;与例(7)(8)相似,“一得”“一摇”也是动作的结果,虽然本身表达的动量并不大,但我们平时捕捉蚱蜢不会扑一下就能抓到一只,或是推桌子它就摇一下,所以整体句式表示接近说话人心理预期的最大值,有主观大量的色彩。

二、“一A—B”主观量的认知解读

主观量通常带有一定的主观性,根据说话者的主观认识或者判断而来。“主观性”是指说话人在说出一段话的同时“表明自己对这段话的立场、态度和感情,因此在话语中留下自我的印

记”。^[10]在判断“一A—B”的主观量时,研究者通常会从“一”的复杂语义着手,认为主观量也是词语本身附加的意义。但这很难解释为什么在同一构式中,尤其当A、B为同义范畴的语素时有时表达主观大量有时表达主观小量,说话人的主观判断并不能仅是靠对“一”的语义判断就可以做到的。因此,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一A—B”构式中,不同主观量的主观性到底来自哪里?

1. 认知视角与主观量。认知语法认为语言描写应参照一定的认知规律,因为语言和人类的认知能力密切相关。从不同的认知视角观察,客体的意义表征也各异。在观察物体时,视角扫描包括总体扫描(Summary Scanning)和顺序扫描(Sequential Scanning)两种。前者是把所有的状态同时作为一个整体来感知,且与时间延续无关。而后者是看电影的扫描方式,感知的状态一个紧接一个,它在时间的延伸中进行^[11]。

在例(1)(2)的“一生一世”“一头一脸”等词语中,当A和B为同类的名词或量词时,如果共同指向一个不可分割的物体,用的是总体扫描的方式,突显的是物体的整体性,构式所表示的量是抽象的,表达主观大量的语用功能,又如一心一意、一天一地等。沈家煊指出,数量词对句法结构的制约实际上体现了人类认知上“有界”和“无界”的一种基本对立。^[12]在这些例子中,表通指性的无界的心意,时空虽被数量修饰而变得有界化,但并未改变其量性上整体、无形、抽象的特征。

相反,在例(3)(4)的“一草一木”“一针一线”等词语中,如果A和B指向构成某个整体的个体尤其是多个个体之一时,用的则是顺序扫描的方式。此时,抽象的性质通过能看见及可感知的物体被加以具象,使得抽象概念数量化、具体化,因而突显了该个体为多个组成部分之一的小、少的含义,又如一言一行、一丝一毫、一兵一卒等。这些例子更强调可感知的物体个体一个紧接一个、在时间的延伸中不断实现增量,完成由个体或成分转喻整体或全部的用法。如例(4)或“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中的“一针一线”,句中用“一针”“一线”具体化“缝补”或“财物”这样的抽象概念,把抽象的性状纳入“物体

一数量”这样的认知框架，通过转喻的方式把抽象概念物化成具体的事物，此时个体数量转喻整体，构式的语义范围也由窄变宽。

同时，在例（5）（6）的“一推一送、一歪一晃”等词语中，当A、B为两个语义关联不强的动词，“一A”“一B”组成连动式联合结构，采用的也主要是顺序扫描的视角。它使得抽象的动作数量化、具体化，突显动作的小量、少量，一个紧接着一个。此时，顺序的视角把动作一个个分解，用看得见的具体行为加以描述。类似的词语还包括“一托一送、一提一翻、一伏一跃”等，通常出现在武打的动作场面描述中，能重现动作的迅捷快速和生动形象。需要指出的是，同样是动词“一A”“一B”组成的联合结构，但当A、B同义或近义时，如“一瘸一拐、一蹦一跳”，构式映现的是时空增量，此时认知视角的作用不明显，整体语义受更为基本的认知规律象似性原则的制约，体现出构式义的整体压制作用。

2. 象似性与主观量。根据认知语言学的观点，不同的认知方式决定了语言中的不同表达方式。同其他任何构式一样，“一A—B”这种语言结构不是一个自足的形式系统，有其象似性的认知基础。语言的象似性指的是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是可以论证的，是有理可据的。沈家煊总结了三种象似性原则：距离相似性、顺序象似性和数量象似性^[13]。王寅指出，数量象似性的表现是：语符量一多，就会引起人们更多注意，心智加工也较为复杂，自然就传递了较多信息^[14]。

“一A—B”构式中，语符“一”的叠加表征时空或性状的增量，“一A—B”构式整体应表达增量语义。加法增量是表达主观性通常采用的计算方法，因为量的增加提高了量的显著度，提高量的显著度就等于突出话语的主观性^[15]。尤其是当A、B为同义或近义的语素时，“一A—B”是把性质相同或相似的两项相加，得到“一加一大于一”的语用效果，用加法增量来强化主观性，如“一生一世”“一头一脸”中强化主观大量，而“一草一木”“一针一线”则增量强化主观小量。但正如前文所说，在并列式联合动词结构“一瘸一拐、一蹦一跳”中，构式义仅表示动作状态的时空增量，其主观性意义并不

明显，见下例：

（11）一个战士从潮湿的洞子里爬出来，弯着腰，一瘸一拐地在泥浆里跋涉。（杨闻《相会在猫耳洞》，《鸭绿江》）

（12）和我一起考进工厂来当学徒的女工翠香，人很活泼，走起路来像麻雀样一蹦一跳的，梳着两条小辫子，辫尾上还用红绸打了两只蝴蝶结，格外显得俊。（俞定章《我和表妹》，《湖北文艺》）

句中，“一瘸一拐”“一蹦一跳”都表示活动的反复，造成时间的延长，只是一个映现行动困难、一个表达动作欢快的主观色彩。

此外，当A、B为对义或反义的语素时，构式强化反向的对比关系^[4]，实现的是对比度的增量，但此时构式的主观量则因A、B语义的反向而消弭，表达的是性状的一般描述，如“一胖一瘦”“一男一女”。

此外，在语言的具体使用中，通常还会出现通过对主观小量的否定来实现体现主观大量的情况。沈家煊把类似“一丝一毫”和“一朝一夕”这些主观小量表达法称为“负极量词”^[16]，它们通常多出现在表否定意义的句法结构中，通过对极小量的否定来表达对整个全量的否定，从而表明说话人对事物或事态持极端否定的主观大量态度。如：

（13）他心里有些不高兴，可是一丝一毫也没有表示出来。（四海《风流少东》）

（14）这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达到的，需要经过长期的努力。（郑建邦《科学社会主义概论》）

上述例句通过对极小量的否定而形成全量否定来表达主观大量，此时数量词已与实际的数量无关，要表达的是说话人对事态的态度与评价。例（13）（14）中“一丝一毫也没有表示出来”“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达到的”比正常主观大量表达的“绝对不表示出来”和“需要大量时间”的主观性还要更强烈。

3. 对比关系和主观量。在例（7）—（10）的“一抓一把、一推一摇”等词语中，当A为动词，B为量词或动词形成动补结构时，主观量的大小取决于比例关系的对比，此时“一”不再是数词，而是已经被语法化为副词的功能，句中的主观量不是体现在数量上面，而是体现在句

子所表达的现实量和预期判断量之间的比较。

例（7）中，孤立地看“一把”所表示的数量并不大，但讲话者的预先判断是好老师不会有这么多，情感上的主观大量在现实量和预先判断量的对比中得到表达。例（9）中，“一扑一得”表示两个动作对应发生，说话者在叙述事件前，往往根据已有经验，对事件涉及的量有预先定位或判断，形成一个潜在对比值，“一得”的主观大量在与前文“屡扑屡失”的对比关系中得到映现。

也有学者认为，当 B 为量词时，“一 A”和“一 B”间可以看成广义的反比例关系，也就是说两个相关量中，当一个数量具有主观小量特点时，另一个一般都表示主观大量^[9]。其实无论 A、B 为名词、动词还是量词，只要“一 A”“一 B”间形成现实量和预期判断量之间的对比或反比例关系，“一 A 一 B”都有通过“一 A”的小量来反衬“一 B”的主观大量的语用含义，如“一字一珠”“一步一趋”。此时，“一”的意义有从表达命题到表达情感转变的趋势，即表意功能减弱而表情功能加强。

三、结 语

对一个语句而言，很难将它表述命题内容的部分跟表述情感的部分截然分开。对“一 A 一 B”主观量的认知解读有助于拓展该构式的研究

范围，并对话语的主观性有更深入的理解。

“一 A 一 B”构式在表达主观量时，其语用色彩首先受认知视角及象似性认知原则的制约。对“一 A”“一 B”表达的物体、性状来说，总体扫描的认知视角突显的是整体性，构式有主观大量的语用功能；顺序扫描的方式则使得抽象的性质数量化、具体化，突显该物体小、少的含义，且感知的物体一个紧接一个，在时间的延伸中不断增量，实现由组成个体或成分转喻整体或全部的用法。同时根据象似性原则，“一 A 一 B”表达增量构式义，但整体语义是构式义和词汇义相互作用的结果。构式可以采取加法增量表达主观大量，也可以通过对极小量的否定而形成全量否定来表达主观性，表明说话人对事态的态度与评价。此外，在“一 A”“一 B”所表达的现实量和预期判断量之间的对比关系的影响下，构式表达的是以“一 A”的小量、少量来衬托“一 B”超过预期判断的主观大量语用色彩。此外，笔者还发现“一 A 一 B”的主观量与 A、B 的词类以及“一 A”“一 B”的结构类型密切相关。由于此构式被高频使用，能产性很高，进入构式的成分 A、B 可以是名词、动词、形容词和量词，构成句法上的联合结构、连动结构以及主谓结构，但并不是所有搭配都表达主观量。在上述讨论及文献的基础上，可将各语义关系、句法类型及受其影响导致的不同构式义、量的主观性及示例总结如表 1。

表 1 “一 A 一 B”句法关系与主观量

| A 词类 | B 词类 | A、B 语义关系 | 一 A、一 B 句法结构 | 构式义 | 量的主观性 | 示例 |
|---------|---------|----------|--------------|-------------------|------------------------|----------------------|
| 名词/量词 | 名词/量词 | 同义/类义 | 联合 | 时空增量 | 总体扫描：主观大量 顺序扫描：主观小量 | 一生一世 一点一滴 一男一女 |
| 名/动/形容词 | 名/动/形容词 | 反义/对义 | 联合 | 对比增量 | ※（无） | 一进一退 一明一暗 |
| 名词 | 名词 | 类义 | 联合 | 配比 | ※（无） | 一室一厅 一夫一妻 |
| 名词 | 名词 | ※（无） | 主谓 | 配比 | 主观大量 （以小衬大） | 一字一珠 一步一岗 |
| 动词 | 动词 | 同义/类义 | 联合 | 连动 | 主观小量 | 一翻一压 |
| 动词 | 动词 | 同义/类义 | 联合 | 时空增量 | ※（无） | 一蹦一跳 |
| 动词 | 动词/量词 | ※（无） | 主谓 | 只要 A 就 出现 B 结果 | 主观大量 （以小衬大） | 一抓一串 一推一摇 |

[参考文献]

- [1] 李梅. “一A—B”结构考察[J]. 四川教育学院学报, 2001(1): 41-43.
- [2] 钟应春, 丁志从. “一A—B”型词语的结构类型及特点[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4): 118-121.
- [3] 杨丽华, 余东涛. “一A—B”格式成语中“一”的句法语义功能[J].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3): 92-94.
- [4] 康志峰. “一W—W”修辞构式探析[J]. 修辞学习, 2009(2): 18-23.
- [5] 邵敬敏, 崔少娟. “一A—B”框式结构的位序原则及语义[J]. 当代修辞学, 2010(4): 74-79.
- [6] BENVENISTE E. Subjectivity in language [M] // Problems in general linguistics. MEEK M E, Trans. Florida: University of Miami Press, 1971: 225.
- [7] 李宇明. 主观量的成因[J]. 汉语学习, 1997(5): 3-7.
- [8] 李宇明. “一V…数量”结构及其主观大量问题[J]. 汉语学习, 1999(4): 1-5.
- [9] 刘街生. 动量与体貌: VP前的“一”探讨[J].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4): 38-42.
- [10] LYONS J. Semantics: vol. 2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739.
- [11] LANGACKER R W.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 1 [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145.
- [12] 沈家煊. “有界”与“无界”[J]. 中国语文, 1995(5): 367-380.
- [13] 沈家煊. 句法的象似性问题[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3(1): 2-8.
- [14] 王寅. 象似性原则的语用分析[J]. 现代外语, 2003(1): 2-12.
- [15] 温锁林. 话语主观性的数量表达法[J]. 语言研究, 2012(4): 72-80.
- [16] 沈家煊. 不对称和标记论[M].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9: 98.

Cognitive Interpretation of the Subjective Quantity in “yi A yi B” Construction

ZHANG Yan-zi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China Jil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Language expresses not only objective propositions but also subjective evaluation and attitude of the speaker. The Chinese construction “yi A yi B” can be used to express large degree subjective quantity and small degree subjective quantity, that is, a speaker’s subjective evaluation of the deviation of the actual quantity from the expected one.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grammar and construction theory shows that the degree of subjective quantity is determined by factors including different cognitive perspectives, the cognitive base of iconicity, the semantic contrastiveness between “yi A” and “yi B” and syntax structure of “yi A” and “yi B”.

Key words: “yi A yi B” construction; cognitive perspectives; iconicity; semantic contrastiveness; syntax structure

(责任编辑 林 芎)